

一个是深受康熙信任，特立独行的“一等侍卫”；
一个是备受父兄宠爱，古怪精灵的十六格格。

他们周旋于三代帝王，众多阿哥之中，虽然对历史的走向心知肚明，
可是，天啦，最想保护的人竟然不是未来的大BOSS……
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八喜◎著

ZUIYOUJI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c.cn



醉游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游记. 3 / 八喜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6

ISBN 978-7-5442-4146-5

I. 醉… II. 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3085 号

ZUI YOU JI

醉游记 III

-
- | | | |
|------|-------------------------|-------------------|
| 作 者 | 八 喜 | |
| 责任编辑 | 张建军 | |
| 特约监制 | 孟 祎 杨莹莹 | |
| 特约编辑 | 管嫣红 | |
| 封面设计 | 80 零·桃子 |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 电话 (0898)66568511 |
| 公司地址 |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 邮编 570206 |
| 电子信箱 | nanhaicbgs@yahoo.com.cn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印 刷 |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 |
|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 |
| 印 张 | 19.5 | |
| 字 数 | 367 千 | |
| 版 次 |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2-4146-5 | |
| 定 价 | 26.80 元 | |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S
目录

- 第96章·高老庄·001
- 第97章·同林鸟·005
- 第98章·燥雪堂·012
- 第99章·西去·018
- 第100章·日落紫禁城·023
- 第101章·改元·029
- 第102章·煮豆燃萁·037
- 第103章·军机大臣·047
- 第104章·困龙·057
- 第105章·小四哥·064
- 第106章·壮士·071
- 第107章·财神九·077
- 第108章·孩子·084
- 第109章·福气·091
- 第110章·历史·098
- 第111章·将死磕进行到底·105
- 第112章·金蝉脱壳·112
- 第113章·退烧药·118

第114章·野猪·125

第115章·十四舅舅·132

第116章·祥瑞·140

第117章·祸患·150

第118章·永定河·154

第119章·太极·161

第120章·吉祥如意·167

第121章·玉碎·177

目录 CONTENTS

第122章·圆明园·181

第123章·年糕·198

第124章·伪折·202

第125章·傻人有傻福·206

第126章·秘闻·210

第127章·毒·214

第128章·钦犯·218

第129章·赌约·222

第130章·打虎亲兄弟·229

第131章·大限·236

第132章·小叛徒·240

第133章·华夏号·244

第134章·变脸·251

第135章·加时赛·258

第136章·花儿·265

第137章·十四王爷西征平乱猎艳记·272

第138章·肉串香香·276

第139章·杀阵·280

第140章·绑架事件·287

第141章·算命先生·294

第142章·男大十八变·301

第143章·下西洋·305

“哎哟！”胤祯被结实实地摔在硬土地上，立刻发出一声货真价实的痛呼来。他眯起眼睛看了看锡若的表情，见他只是抱着胳膊站在原地，完全没有要善后的意思，只好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道：“你就不会下手轻点？回头爷真要被你摔成重伤了。”

锡若怒喝道：“谁让你把我当猪八戒使？”

胤祯揉着被摔疼的地方，一脸错愕地反问道：“猪八戒？”随即又悟道，“哦，孙猴子骗他在高老庄背媳妇儿。”

锡若闻言却露出忍俊不禁的神情。胤祯这才悟到自己说错了话，不觉有些尴尬。不过他见锡若不再冲自己发火，心里倒是一松，便又摆摆手说道：“别再跟我打擂台了。我正烦着呢。”

锡若看了胤祯两眼，摇头道：“烦来烦去，还不就是为了那把椅子？你要真不想烦，倒不如……”

“不如什么？”胤祯不动声色地反问道。

锡若被胤祯那隐含威胁的目光看得心里有些发毛，连忙扭开了头说道：“没、没什么。”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叫胤祯跟自己一道跑路，不过看眼下这架势，是提都不能提的。胤祯现在满脑子都被夺嫡的雄心烧得发热发烫，就算自己真的说出来，恐怕也无济于事。再说自己要是真的一口气拐走了老康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说不定会被他追杀到天涯海角，到时候真是有钱也不知道有没有命来花了……

“不行！这主意不行！”锡若突然握拳大吼道，“哪怕为了我那华丽的小金库，我也要

奋战到底！”

“你……又在发什么疯？”胤祯露出被吓了一大跳的表情问道。

锡若也不知打的什么主意，只见他脸上的怒色一敛，却一伸手揽住胤祯的肩膀，又嘿嘿地笑道：“放心放心。哥们儿我最讲义气了，绝对不会撇下你独自跑路的。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儿子……”

“儿子是我的！”胤祯立刻甩开了锡若的爪子大喊道。

锡若颇为鄙视地看了这个“大将军王”两眼，哼了一声说道：“我是想说有儿子让他们做好朋友。我都有儿子了，还抢你的干什么？不过既然你拒绝了，那我们也就不高攀了。”说着又很不满意似的哼哼了两声。

胤祯有些尴尬地讪笑了一声，连忙又安抚锡若道：“做好朋友还是可以的。不过谁让你以前总是打我儿子的主意，呵呵……”

锡若闻言便想起了弘春，就朝胤祯笑道：“你是该回去看看你的儿子们了。他们都长大了，也很懂事。”

胤祯点点头，一脸骄傲地说道：“我的儿子，当然不会比别人的差！”锡若懒得答理他这个自尊心膨胀的老爸，自己又蹲在池塘边默了默神，突然说道：“明年是皇上的最后一年。”

胤祯顿时敛起了笑容，屏息静气了一会儿之后，又朝锡若问道：“你怎么知道？”

锡若默然不语。胤祯想了想，又问道：“你说这话，有多大的把握？”

锡若死死地盯着在日光底下有些白花晃眼睛的池塘，眼睛突然一眯说道：“十成！”

胤祯倒抽了一口凉气，随即低头出了一会儿神，就在锡若以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时候，胤祯却突然伸出手来，用力地拍了拍锡若的肩膀说道：“我信你！”

锡若倏地回过了头，问道：“那你准备怎么办？”

胤祯眉头紧皱地说道：“如果我皇阿玛真和你预料的那样，在明年就……”说到这里他不由得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说不下去。

于是锡若便接口说道：“我们之前也商议过了。年羹尧是四爷的人，他堵在川陕这个西北进兵的关口，一旦京师变起肘腋，就算皇上真的传位于你，你也赶不回来。到时候新帝一登基，再把京师的九门一关，然后下令其他各路军队进京勤王，时间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利。再说你麾下那十几万的军队，真正能听命于你的又有多少？”

胤祯咬了咬牙说道：“不到五万！北路军大部分都是延信、富宁安和傅尔丹这些人带出来的兵，南路的川军和滇军更不用说，和年羹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西北的粮草

转运也控制在年羹尧手里，户部又被四哥把持着。他那里的粮草接续一断，我所率领的十几万大军立刻就要挨饿。四哥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完成了这些布置，果然老谋深算！”

锡若叹了口气，说道：“我早就提醒过你的，川陕总督一职你一定要扣在自己人手里……”

胤禛听得脸色阵青阵红，末了跺跺脚下坚硬的地面说道：“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再说我皇阿玛他愣是看中了年羹尧的才干，我再三地保举鄂海，反倒让他起了疑心，越发坚决地要把鄂海调到吐鲁番去！”

锡若倒是不知年羹尧接替鄂海的职务，其中还有这段隐情，方知是自己错怪了胤禛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说道：“没听你提起过这事，错怪你了。总之我们尽人事听天命吧。皇上最后到底会传位给谁，说实话，我……我也不知道。”

胤禛这才转回了脸色，又点点头说道：“这还像句实话。”

锡若又看着胤禛，颇有几分犹豫地说道：“十四，有句话我还是想劝你。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将来你真的也不如意，也……也不要太钻牛角尖。”

胤禛听得拧了眉头，见锡若有撒腿就溜的意思，连忙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问道：“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说！”

锡若有些胆怯地朝天上看了一眼，心里暗想道我已经泄露过好几次天机，那个把自己扔到这里的老天爷该不会真的给我来点什么报应吧？胤禛见他鬼鬼祟祟地不肯说话，越发加大了手里的力道，一直疼得锡若“哎哟哎哟”地叫了起来也不肯撒手。

锡若掰了好几下胤禛的手也没掰开，心道这霸王真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终究耐不住肩胛骨传来的疼痛，只得举起另外一只手示意自己投降了。

胤禛这才稍微地松开了手，却仍旧抓着锡若的一边肩膀问道：“我知道你有些来历，但是一直都没有逼问过你。可这要是和江山社稷有关，我也不能再打马虎眼。”

锡若心道，什么江山社稷？你不就是想我告诉你，最后到底谁当皇帝吗？便歪了歪嘴角说道：“我要说我是借尸还魂的，你信不信？”

胤禛脸色阴晴不定了一阵，最后还是摇头道：“不信！”

锡若两手一摊道：“那我还能有什么来历？总不能真是个妖怪变的。”

胤禛嗫嚅道：“那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以往你劝告过我的话，到后来几乎全部都成真了。”

锡若在心里打了个哆嗦，脸上却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气说道：“这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了。”

胤禛闻言却嗤笑道：“你也是真人？我看是真心想偷懒的人还差不多吧？”

锡若哼了一声说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就劝你一句话，该放手时就放手，该行乐时就行乐。没事儿别老钻牛角尖，好好儿地活着……就比什么都强！”

胤禛却听得脸色有些难看，见锡若转过头来看他，便愤愤地说道：“幸亏你不在我的军中。不然我非要打你还没出阵、就先动摇了自家士气的家伙几十军棍不可。”

锡若本来正要准备上马，闻言便回过头说道：“你从小就争强好胜，士气已经鼓得够足的了。我正是要浇浇你的冷水，免得将来变起肘腋的时候，你反倒因为士气太足而失了分寸，给自己种下不必要的苦果。”说罢不等胤禛反驳，便匆匆地跳上了马背准备逃跑。

胤禛一个箭步冲上去，一伸手挽住锡若手里的缰绳，又仰起头看着他说道：“你的意思是我斗不过我四哥？”

锡若低下头看了胤禛一眼，又摇头道：“你现在这副样子，的确是斗不过他。”胤禛被他的话气得脸色发白，一伸手松开了缰绳，又赌气道：“那你去投靠我四哥吧！”

锡若骑马绕着胤禛走了几步，又弯下腰觑着他的脸色问道：“那把椅子真就那么好？让你连亲兄弟也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也可以不要？”

胤禛愣了愣，又咬牙切齿地说道：“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我志在必得。绝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别人手里来摆布！”

锡若在马背上长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人生五十年，如梦又似幻。何苦来哉……”

胤禛也翻身上了马背，闻言便不以为然地说道：“人生如梦幻，难道就该醉生梦死？猪八戒还惦记着回高老庄娶媳妇儿呢！”

锡若被逗得“扑哧”一乐，又有几分无奈地看着胤禛摇了摇头，说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还是你做你的皇帝梦，我数我的金元宝吧。等到明年，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到时候我们再来谈你的志向不迟。”说罢又抬头看了一眼天色，率先扬鞭驰了出去。胤禛在他身后眯睁了一小会，方才催马跟了上去。



一个多月以后。福慧公主府里。

何可乐匆匆地从公主府外院跨入内院。如今他已经是这府里少数可以进到公主所居内院的家仆，自觉也十分有脸，因此每次跨进去之前，都会下意识地拾掇两下再进去。

这一天是康熙六十年的除夕，何可乐从一大早，就在为自家的两位主子进宫赴宴作准备。今年除夕，额附爷难得白天在家，据说是康熙爷心疼自己的这位女婿忙活了一整年了，就把操办家宴的事情完全交给了十五阿哥和几个小阿哥去处理，让他安安心心地在家里陪公主一天，晚上再一道进宫赴宴。

何可乐一进到内院，就又看见锡若和福琳两口子在互相整理衣饰，忍不住又啧啧感叹了一声。这位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四爷跟公主成婚也有十年了，虽说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可是夫妻间的恩爱之情却丝毫未见淡薄，而且这些年由于四爷人忙事多，反倒愈见浓烈了起来。

这位嫁到纳兰家来的公主，私底下也得到了全府家仆的一致好评，原因无他，就因为这位公主娘娘跟他们四爷一样，是个从不作贱人的，平日里虽然古怪主意不少，有时候也让人跑断腿，却从不打骂下人，让看惯了达官贵人嘴脸的何可乐这些人，都暗地里庆幸摊上了一个好主母。

锡若老远就看见何可乐在院子门口摇头晃脑嗟呀感叹，忍不住一笑站起身来，又冲他吆喝道：“干吗呢？站在门口嘀嘀咕咕的。进来！”

何可乐连忙答应了一声，拎着袍角蹑手蹑脚进去之后，又看着如今益发显得风度翩翩的锡若说道：“爷，马车都套好了。外头下大雪，您和公主娘娘最好早些走，免得在路上

耽搁了。”

锡若说声“知道了”，等走到厅堂门口的时候，却又看着外面的雪景发起呆来。何可乐见状也不敢惊扰，便一身又退了出去。

福琳等丫头替自己把最后的服饰都整理好之后，站起身走到锡若身后问道：“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多冷啊！”说着就去握锡若的手。

锡若反手牵住福琳的手，却有些腼腆地说道：“过了今天晚上，就是康熙六十一年了。”

福琳有些心疼地看了自己的老公一眼。她也知道今年是康熙王朝的最后一年，对于同老康感情深厚的锡若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何况还要面临夺嫡之争的最后结局。无论最终是哪一方胜利，恐怕都会有让他遗憾甚至是痛心的事情发生。

想到这里，福琳挥手遣开了周围的人，又拉得锡若转回头来面朝自己，方才语气坚定地說道：“小羲，你想走想留我都依你。可你千万不要搅合进他们的那些事情里头去。我知道你不是适合争权夺利的人，就只求你的平安。哪怕最后我们要离开这里，靠自己的双手过活，也好过你一辈子都活在权力斗争的旋涡里。你……该放手时就放手吧。”

锡若有些惊讶地看着福琳，没有想到她把自己曾经对十四说过的话，又对着自己说了一遍。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力地搂紧了福琳，又低声说道：“要不等过完年，我就先送你去别苑休养。如果京里有什么变故的话，你就先远走高飞，然后……”

福琳一伸手捂住了锡若的嘴，又看着他笑道：“你都不怕，我聂小青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可不想跟你做什么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就飞了。要走一起走，要死……也一起死！”

锡若听得一阵感动，正想和福琳再亲热一番说点体己话的时候，何可乐的声音又在外面有些犹豫地说道：“爷，再不走可真就晚了。这雪看着越下越大了呢。”

锡若叹了口气，只好在福琳唇上轻点了一下，见门外的雪积得深了，便索性一弯腰，将福琳抱了起来。福琳被锡若的动作吓了一跳，见屋里屋外的其他人都在偷偷地笑，不禁又露出有些羞涩的表情来，却也舍不得叫锡若把自己放下来，就埋首在他的肩窝里，听着他从胸腔发出来的笑声，最后震得自己的一滴眼泪就滑了下来……

进了宫以后，福琳恋恋不舍地同锡若分了手。锡若正站在原地看着老婆的背影，却突然被人在肩上拍了一记。锡若回过头一看，见胤禔穿着一身固山贝子的吉服不言声地看着自己，便扯出一个笑容来说道：“你怎么独自先出门了？”

胤禔朝福琳离去的方向看了一眼，低头掸了掸披风上的雪片说道：“不想打搅你跟十六妹两个。”

锡若听得哈哈一笑，一伸手又勾住了胤禔的肩膀，逗他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看人脸色了？”

胤禔哼了一声，突然又抬起头看着锡若，却难得有几分犹豫地说道：“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你卷进来的。你跟十六妹，本来可以安安心心地富贵到老，然后，再生上几个孩子……”

锡若听得抿了抿嘴角，末了却用明亮的眼神看着胤禔说道：“现在说这个也晚了。我八百年前就被你拖下了水，现在不管是好是歹，也只能陪着你一路混到底了。只是你可别半路把我蹬下车去，让我里外不是人就好了。”

胤禔屏息静气地看了锡若一阵，突然说道：“你是我见过最傻的人。”

锡若没料到胤禔沉默半天、冒出来的居然是这样一句话，摸了摸脑袋上沉重的吉冠之后，咧嘴一笑道：“彼此彼此。你要是不傻，又怎么会看上那几个蒙古女人……哎哟！”

胤禔又气又恨地给了锡若肚子一拳，正想再骂他几句的时候，却听见八、九、十这几个的声气从走廊的另一头传来，连忙住了手，然后等到“八爷党”们走近了，便主动走过去问他们的好。

锡若偷偷地揉了揉被胤禔打疼的肚子，又见胤禔抬眼朝自己望来，连忙也走了过去给三个阿哥请安。

胤禔让自己的三个兄弟走在前面，自己却落在后面朝锡若问道：“这阵子都没怎么看见你了。都忙些什么呢？”

锡若下意识地朝前面的胤禔看了一眼，嘿嘿一笑道：“没干啥。还跟从前一样，混日子过呗。对了，老大最近在忙啥？也没怎么看见你进宫里来了。前两天惠妃娘娘还跟我说，不知道八阿哥在忙些什么呢，有些想念你了。”

胤禔听得微微一笑道：“离开席还有些时候，我正要去给娘娘请安。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锡若想了想说道：“也好。”便同胤禔一道顿住了脚步，向前面的那几个招呼了一声之后，又联袂往惠妃的宫里走。

走到石板路上的时候，胤禔见锡若把没有积雪的好路都让给他走，自己却直往雪地里趟去，连忙一把拉住了他说道：“你别摔着了。这大冷天的，伤筋动骨可麻烦了。”

锡若回过头嘻嘻一笑道：“这么厚的雪，摔了也跟掉毯子上一样，哪里就伤筋动骨了？”不料他的话还没说完，人就一个趔趄，随即“砰”的一声就来了个“平沙落雁屁股着地式”，尾椎骨一阵刺痛，疼得他再也装不了好汉，立刻“哎哟哎哟”地叫唤了起来。

胤禔先是被锡若的动静儿吓了一跳，等回过神来，却忍不住又是担心又是好笑地去

拉他。锡若就着胤禩的手劲站起来，站在原地揉了半天之后，还是疼得脸都皱成了一团。胤禩见状只好站在旁边，等锡若的疼劲儿都过去了之后，方才搀着他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

等两个人到了惠妃宫里，惠妃见锡若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又不肯坐自己给他赐的座，不觉有些奇怪地问道：“弟弟这是怎么了？”

锡若听惠妃叫得亲切，连忙一躬身挤出一个笑容来说道：“回娘娘的话，我方才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个屁墩儿。”

惠妃却听得面色紧张了起来，连忙叫锡若进屋去，又叫过大太监刘全儿来给他检视，还叫宫女找出药酒来给锡若擦。锡若见盛情难却，只好跟着刘全儿一道去了别屋，走路的时候还是一瘸一拐的。

惠妃见胤禩一脸担心的模样，便朝他笑道：“八阿哥也不用太担心了。往常他额娘总是跟我说，旺哥儿皮是皮点儿，所幸的是福气大，虽然总有点小灾小难的，却从来也没什么大灾大病，倒是个省心的。”

胤禩收回目光，连忙躬身应了声是，又细细询问了一番惠妃的饮食起居。两人闲坐攀谈了一会儿之后，却见锡若一脸神清气爽地回到屋里来，嘴里却赞不绝口地夸刘全儿的推拿功夫好，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自己方才跌疼淤青的地方都给揉开了。

惠妃见状便板起脸来说道：“你如今也是个金尊玉贵的额附爷了，又是内阁大学士，怎么还是没个稳重的样子。难道走路还跟孩子似的蹦蹦跳跳？”

锡若瞥了胤禩一眼，只是摸着脑袋干笑了两声。胤禩便笑着解说是他把好路都让给自己走，方才不小心跌了一跤。

惠妃听得脸色一亮，一直到胤禩和锡若起身告辞的时候，还眼带笑意地看着他们两个，似乎对他们相处得如此融洽感到很高兴，倒让锡若被她看得有几分不自在。

出了惠妃的寝宫大门之后，锡若便摘下脑袋上的吉冠扇了两下，连声说惠妃屋子里的地龙烧得太热了。

胤禩看着锡若好一阵没言语，末了却说道：“走吧。待会儿乾清宫里要坐那么些人，只怕会更热呢。”说罢便抬手紧了紧风帽，自己率先走进了风雪里头。

康熙六十一年春的正月里，老康召集八旗文武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已退者咸与赐宴，宗室授爵劝饮。三日后，又大宴汉官年六十五岁以上三百四十人。老康在席上兴致勃勃地赋诗，一千老臣也凑兴附和，还美其名曰“千叟宴诗”。

胤禩这次倒是在北京待了很久，不像之前几次都是来去匆匆。大约老康也觉得现在

西北没有什么紧急军情,所以也乐得和他这个“大将军王”的儿子多谈谈心,正月里郊游的时候还时时把胤禛和他的几个儿子带在身边。只是这样一来,未免又在胤禛的心里增添了许多希望。

二月的时候,老康又任命高其倬署云南贵州总督。锡若私底下问了问胤禛,知道这高其倬是汉军镶黄旗人,在政治上属于几边不靠也哪边都不得罪的类型,放在云贵这个跟四川和西北都挨着边的地方,倒是四平八稳。

锡若看在眼里,觉得越发琢磨不透老康的想法,只得闷头跟在这祖孙三代的后头冥思苦想,有时候偷眼一瞥,却能看见雍亲王也是一副和自己差不多的表情,心里倒是偷着乐了好几回,心道原来也有您老人家看不明白的事情啊!

可是一到四月,老康自己去了热河,却又把胤禛打发回了西北。胤禛临走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问锡若皇上是什么意思,锡若只得安慰他,如今皇上精神尚佳,他胤禛还有机会。

不管怎么说,锡若总算还记得康熙朝终结于冬天的时候,也就是说胤禛还有几个月的机会来赢取最后的那几步棋。他好说歹说,最后终于把胤禛暂时劝回了西北,免得他位子还没争到,就先落下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他深知这个胆大包天的霸王要是被逼急了,还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胤禛走后,锡若越发小心地在老康身边伺候,也越发留心地观察着老康身边的这些人。胤禛复归西北,多少让那些人精嗅出了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中间难免就有些骑墙望风的,开始明里暗里地巴结起雍亲王来。“八爷党”也多少有些发急的架势,明里暗里地开始有了不少动作。京郊几个大营里的头领们,据说最近都忙碌得很。宫里头也是人人一副打量着别人的神色,却不知自己也正被多少双眼睛打量着……

在这样一片纷繁复杂的气氛中,老康却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帝王风范,在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亲自处理最紧要的政务,八月的时候还移驾去了一趟汗特木尔达巴汉昂阿,赐来朝外藩银币鞍马和随围军士银币之后,又诏停了今年的人犯秋决。

等到九月老康回驻热河的时候,年羹尧、噶什图请量加火耗,以补有司亏帑。老康回复道:“火耗只可议减,岂可加增?此次亏空,多由用兵。官兵过境,或有馈助。其始挪用公款,久之遂成亏空,昔年曾有宽免之旨。现在军需正急,即将户部库帑拨送西安备用。”

锡若一边佩服老康的镇定,一边也丝毫不敢怠慢地办理着老康交付下来的差事。如今老康精力越发不济,也让锡若和其他内阁大学士忙得更加地脚不沾地,几乎连歇下来喝口茶的工夫都没有。

这阵子锡若倒是老能看见雍亲王过来给老康请安,只是同他说话的次数却不多。自

从胤祯回来过以后，两个人倒像是很有默契地对彼此保持着沉默，见面的时候反倒比先前还客气了几分。雍亲王也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教训锡若了，反倒时常用一种探究的目光看着他，仿佛在重新评估他这个人，或是在计划着以后怎么处置他？

这些年自己对胤祯和胤祺或明或暗的支持，锡若相信以雍亲王的精细，肯定已经了然于心。事到如今，他也不敢奢望雍亲王登基以后，自己会有好日子过，所以也在暗中为自己和福琳预留后路。

锡若先是陆续地将部分资产兑换成了银币，又委托鲁菲船长以“王羲”和“聂小青”的名字，各自在海外的英格兰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然后把兑换过了的银币存了进去。之后他还利用了一把职务之便，给自己和福琳造了两张使用现代名字的身份证明。

锡若的打算是，一旦风声不对，他就立刻把福琳先送到海外，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跟她会合。所有这些事情，他都亲手或是指示福琳操办，丝毫不敢假手他人，以免走漏了风声，被雍亲王踩住了他的小尾巴，到时候就真的跑不成路、逃不了小命了。

偏偏等到锡若将一切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雍亲王却亲自寻上了门来。这天锡若刚捧着老康的谕旨回内阁发布完，后脚就被雍亲王堵在了值房门口，又把他叫出去问话，说是有几件紧急的公务要问问他。锡若只得按下满心的不安，心里却巴望着这个冷面王不要再节外生枝，脸上不觉又对雍亲王更添了几分恭敬。

雍亲王领着锡若走到草地上，确定四下里无人之后，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你逃跑？”

锡若差点儿没脚下一软坐倒在草地上，连忙掩饰性地扶了一下自己的朝冠问道：“四爷怎么这么说？”雍亲王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几眼，居然又叹了口气说道：“你为什么逃跑？我本来以为你早就会离开这个是非圈的。你不是说过吗？自觉不是久立于朝堂的人物？”

锡若这才放了心，知道雍亲王只是猜测自己的打算而已，并没有抓到他给自己留后路的真凭实据，便看着雍亲王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道：“皇上对奴才恩重如山，如今他老人家又是这副情形，奴才……我实在不忍心这时候离他而去。”他这番话里有真有假，老康对他有恩是真，他舍不得离开现在的老康也是真，只是他还留在雍亲王口中这个“是非圈”的主要原因，却不是老康，而是老康那个霸王儿子……

雍亲王闻言不禁有些动容地说道：“你对皇上倒真是有几分真心……”说着又有些自嘲地笑道，“难怪我皇阿玛当日会说那句话了。”

“什么话？”锡若颇觉好奇地问道。老康的“金口玉言”，他一天少说也得听个百儿八十句的，还真闹不清楚雍亲王说的是哪句话。

雍亲王瞥了锡若一眼，似乎很有几分感慨地说道：“你跟十阿哥在乾清宫内大闹那次，我皇阿玛说，你比他的儿子们都懂事。”

锡若愣了愣，忍不住摸着脑门子笑道：“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难为四爷还记得这么清楚。那回我一不小心把十爷给整进宗人府里去了。直到现在，十爷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来，就要杵着我的脑门子骂我几句呢。”

雍亲王听得呵呵一笑，说道：“老十就是那么个直来直去的性子。倒也少了许多烦恼。”

锡若觑了觑雍亲王的脸色，见他心情似乎不错的样子，便壮起胆子说道：“其实四爷的脾气也挺直的。只是十爷说，您不说而已，全都闷在了自己心里头。”

雍亲王露出有些吃惊的神色，深深地看了锡若两眼之后，颌首道：“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一心跟随辅佐我十四弟固然是好，可也不要因此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你别忘了，你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锡若听得脸色有些发白，见雍亲王那双深不见底的瞳人又望定了自己，心里顿时又涌起那种冰寒彻骨却又通体明白的感觉来。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虽然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却已经把自己这个人看得一清二楚。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长处，还有那些自己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的，这个人全部都清楚，而且必要的时候全部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拿来利用。可是这个人身上那些让自己钦服的地方，偏偏也是同样清晰。或许就因为自己离他太近，这个人的是与非，竟已经有些看不清楚了……

锡若深吸了口气，忽然鼓起勇气朝雍亲王说道：“四爷说我不是一個人，难道四爷就是孤家寡人吗？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还有你的妻儿，难道通通不如那把冷冰冰的椅子重要？”

雍亲王听得脸色一变，怒斥道：“大胆！”

锡若想了想，竟一撩袍角朝雍亲王跪了下去，倒让雍亲王一时间怔住了。

燥雪堂

雍亲王脸色转了几转，终于回复了镇定的表情，站在原地朝锡若问道：“你这是做什么？”

锡若仰起头笑道：“四爷记性这么好，想必还记得我当年替府上的小阿哥、小格格们种痘时，你亲口允诺过我一个要求的事了。”

雍亲王听得脸色又是一变，拂袖道：“你要是为十四弟求我办不到的事，那就请恕我食言了。”

锡若摇摇头，又挺身看着雍亲王说道：“我求的事，四爷只要想办，就一定办得到。”

雍亲王僵立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开口说道：“你说吧。”

锡若就在原地磕了个头，语气坚决地说道：“他日四爷若是得偿大愿，还请善待你的兄弟……尤其是十四爷！”

雍亲王闻言，目中先是掠过一丝惊讶之色，随即便摇头道：“我十四弟要是知道你为了他这样求我，一定会气得半死，说不定还会打你一顿。”

锡若却跪坐在原地嘻嘻一笑道：“那四爷不告诉他就不行了？”

雍亲王想了想，忽然间弯下腰，又平视着锡若问道：“那最后得偿大愿的人如果不是我，你也会这样去求别人吗？”

锡若坦然一笑道：“会！对我来说，四爷和十三爷，都是一样要保的！”

雍亲王听得耸了耸眉头，随即便直起了身子摇头道：“你真是个古怪的家伙。求来求去，怎么就不求求你自己的平安富贵？”

锡若愣了一下，随即又露出一副大事不妙的表情看向雍亲王，脸上却讪笑道：“四